



三國文章類鈔

魏詔

命曹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

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
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
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
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
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
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



吳人

錢穀

輯

錄



安國家而已况君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
夏軍行藩甸之外得失在於斯瀕之間停賞俟
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
所甄當加寵飾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
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進魏公爵為王詔二十一年五月

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
勲建立功德光啓民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
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勦業肇基造我區夏
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畫封山川以立藩屏

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
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
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
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群兇縱毒自
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
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
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
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侷伊周而拚之
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徃者初開魏國錫君
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

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勲績韓遂宋
建南結巴蜀群兇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
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
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
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
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
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己任猶錫土班
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
不豐將何以荅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為魏
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
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
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眾克綏
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

不准魏公辭王爵手詔

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中和為典訓故勦業垂
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効是以勲
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
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
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

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鏤符折瑞陳禮命策
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
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
搏節勿復固辭

策曹丕為魏王詔

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
除群兇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
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憝遺一老永保余一
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
紹熙前緒令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

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方今外有
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齟
斯乃播揚弘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脩諒闇
之禮究曾閔之志也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
祇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漢禪魏詔

朕在位三十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
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
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
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信可知

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
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
踵堯典禪位于魏王

文帝即位制詔三公

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
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
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
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已下諸不當
得赦皆赦除之

復潁川郡田租詔

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後四方尾
解遠近願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
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
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

封孔子後為侯置守廟者詔 黃初二年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兼周之末
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
悽焉遑遑焉屈已以存道賤身以救世於時王
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
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

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
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
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喪成之後絕而莫
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薰嘗之位斯
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
卽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
起舊廟置百戶吏率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
室屋以居學者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
黃初二年六月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

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青勿
復劾三公

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待漢太尉楊彪以
客禮詔

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
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
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
距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
延年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
皮冠

三年春正月丙寅庚午詔

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
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
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
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鄴善禹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

西戎即叙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
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

九月甲午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

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
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
誅之

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詔

禮國君即位為柩存下亡也

柩扶歷反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數重親身者曰柩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
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
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
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
無痛癢之知冢非棲人之宅禮不墓祭歆存亡

之不贖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故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芻炭無藏金銀銅鉄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李孫以璠璣歛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弃君於漢惡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名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

仲丘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忠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王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

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
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
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四年春正月詔

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
內初定敢有私復讐者皆族之

丙午詔

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
道並征今征東諸君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
首四萬獲舡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擒獲

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
舡艦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
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鼠雀不得出入此凡上肉
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
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
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
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之之禽且休力役罷
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

夏五月有鵜鷁鳥集靈芝池詔

此詩人所謂汗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

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
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
答曹人之刺

五年十月癸酉詔

近之不緩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
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
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
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哉廣議輕刑以
惠百姓

十二月詔

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
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并世
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
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
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六年春二月詔

昔軒轅建四面之蹕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
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
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
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

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賴鄉侯陳群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畧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太和二年六月詔

明帝

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項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三年秋七月日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孫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从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

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
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
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
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
妄建非正之弔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
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
于令典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

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
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
顯乎其即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
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五年八月詔

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
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
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
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
室公侯各將遠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
在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

六年春二月詔

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以夏侯惇曹仁程昱從祀太祖詔

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于大蒸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勲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青龍二年二月癸酉詔

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

葬獻帝以漢禮詔

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

我今謚公漢孝獻皇帝

四年六月壬申詔

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
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
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罰衆愈而姦不可止往者
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
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
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
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
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
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
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
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改景初曆詔

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
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
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
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群
藝取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
四月

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詔

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
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
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
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疇神祇兆位多
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
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
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禘園丘
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
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
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
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

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
而墳陵崩頽童兒牧豎踐踏其上非大魏尊崇
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圍百步不
得使民耕牧樵採

齊王即位以曹爽司馬懿輔政詔

景初三年正月

朕以眇身繼承洪業兢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
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

輔摠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群卿大夫勉最乃
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後皆以遺詔罷
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

丁丑詔 二月

大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
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傳之官近
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
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

十二月詔

列祖明皇帝以正月奔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

之象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
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
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七月詔

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
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
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
軍用

正始辛亥詔 六年

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乙亥詔

明日大會群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八月戊申詔

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癘疾
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
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
者郡縣振給之

己酉詔

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兩
當復更治徒弃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後多夙夜
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撻捶老少務崇
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
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己後明申勅之

嘉平五年八月詔

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
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畧徃歲偽大將軍費
禕驅率群眾陰圖闖關道經漢壽請會眾兵脩
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
謂殺身成人釋生取義者矣追加褒寵所以表
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為

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
車都尉賜銀千緡絹千疋以光寵存亡永垂來
世焉

追贈合肥軍士劉整鄭像忠節詔

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
募通使越蹈重圍督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
獲抗節弥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
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
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
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

死事科

高貴鄉公即位詔

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命祚齊王嗣位肆行
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
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
身託于王公之上夙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
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群
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
累功忠勤帝室庶馮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
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

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
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
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
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
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
之物

正元二年十月詔

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
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
命戰場寃鬼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
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
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
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

癸丑詔

往者洮西之戰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
水骸骨不收弃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
西將軍各令部人於處戰及水次鉤求屍喪收
斂藏埋以慰存亡

七月癸未鄧艾破姜維於上封詔

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

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
飲宴終日称朕意焉

二年夏四月癸卯詔

安羌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
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加
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

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
和適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

詔

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
爾紛紜良用反其原適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
群臣皆當玩習右義脩明經典称朕意焉

丁丑詔

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黜布逆叛高祖
親戎隗囂違矣光武西戎及烈祖明皇帝躬征
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
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

己卯詔

諸葛誕造構亂逆道脅忠蒙平寇將軍臨渭亭
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

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
六月乙巳詔

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鎮軍將軍沙羨侯孫
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
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
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文州牧吳
侯開府辟召同儀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
冕赤舄事從豐厚

甲子詔

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

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
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
軍俱行

秋八月詔

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
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典督秦絜秉節
守義監事固爭為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
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為騎都尉加以贈賜光
示遠近以殊忠義

三年春三月詔

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搃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立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

六月丙子詔

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秋八月丙寅詔

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闕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闕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幸郡司躬行右禮焉

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詔

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

班成濟罪逆詔

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慟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六月癸丑詔

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燕王上書賀冬至稱臣詔

景元二年十二月

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議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及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之同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

四年夏五月詔

蜀藁爾小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徃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羗勞後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畧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率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躡討若擒維便當

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

咸熙元年八月癸巳詔

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奸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懼相國左馬司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特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叅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監危不顧詞旨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奸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卒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

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進為部曲將

辛未詔

吳賊攻刑暴虐賦歛無極孫休遣使鄧句交勅征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曰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遂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

遣都尉唐諧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
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
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
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昔交趾諸軍事上大
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款誠
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
以殊禮今國威遠振撫懷六合方乞舉殊裔混
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措服萬里馳義請吏
帥戢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
遠人聞知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
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
從事先行後上

冬十月丁亥詔

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勲
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
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
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
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
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曆世
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輔爰發四方拓定庸蜀

後不決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闕
已漢平定孤危無援反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
趾偽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
嚴等糾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
叛吳以助比將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
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
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
未有已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
會之域必扶老携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
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諭威德開示仁信使知
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叅軍事徐紹水曹掾孫或
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偽南陵督才質開壯
或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或為副
宣揚國命告諭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
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
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
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
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
還以開廣大信

詔 二年五月詔

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
蓋殊荒流風邁化財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
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
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實織珍歡以効意而王
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尉副初附從其顛
頌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
古義

魏武表州郡罷岳詔

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
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

流聞震蕩城邑丘墟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群惡
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
託身他方携白首於山野弃稚子於溝壑碩故
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飢厄困苦亦日甚矣
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
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像虜是以阻兵屯
據歆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
親農桑惟田常負吏以共官署慰示遠近咸使
聞知

曹真乞分所封食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

讚子詔

大司馬有井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闕內侯各百戶

封曹真五子詔

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考體皆為列侯

用曹爽薦以司馬懿為太傅詔

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文

昔吳漢佐光武征定四方之功而為太司馬名

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公蓋海內先帝本以前

後歆更其位者輒不弥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

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

又放推讓進德尚勲乃歆明賢良辨等列順長

少也雖旦爽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

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

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為忌當顧柏人豎止之

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

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溪顯

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雋又必有尊也

其以太尉為太傅

徵管寧詔

明帝

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
伴古廣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
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
人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屢下命每輒辭疾
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
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者德不降則鳴
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
曷能不顧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

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

又下青州刺史詔

寧抱道懷真潛醫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
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函人之貞而失考
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耶徒
歎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
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
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我其
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

所給安車吏從首尊道上厨食上道先奏

文帝報何夔遜位詔

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明帝答鍾繇復肉刑詔

大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行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寮善共平議

賜華歆衣僕詔

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華歆讓太尉於管寧遣散騎常侍繆襲喻指詔

朕新莅庶事一日萬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弃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願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繫身狗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

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

用鍾繇王朗進張登為太官令詔

登忠義彰著在朕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在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

王郎稱疾讓位與楊彪詔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

文帝征吳歸下三公詔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後於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下群臣會議高皇帝父謚號詔

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明盛德之流流受

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
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帝文皇帝至於高皇
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
福享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訛非
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
以蔣濟為東中郎將請留舊職詔

高祖歌曰安得猛將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
與征南將軍夏侯尚詔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

威作福殺人活人

以蔣濟代領曹仁兵詔

卿兼資文武志節抗懷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
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

以蔣濟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詔

夫骨體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
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孫資稱疾詔

正始九年二月

居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

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
外帥群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尚還印綬
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
善恕成人重以戰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
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
其勉進醫藥願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
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以劉靖為廬江太守詔 靖護子

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封薛悌等詔

薛悌駁吏王思卻加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

其勤

以張既為涼州刺史詔 文帝

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
何憂卿謀畧過人今財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

封張既西鄉侯詔 文帝

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
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
西顧之念矣徒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

張既薨詔 文帝

昔荀桓子立勲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
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旣能
容民畜衆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
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

封溫恢後詔

文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朕執
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之之以一方
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

東征入賈逵祠詔

青龍中

昨過頃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

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勲沒而見思
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祠詔

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
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
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墓墳或脩
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埽除祠堂有穿漏者補
治之

追贈杜畿官秩詔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

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舡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

追贈張遼典詔

合肥之後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書令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增張郃爵邑詔

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

張郃薦早湛經明行脩詔

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朝廷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

封朱靈侯爵詔文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郃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綉若卒常所志願勿難言

追封李通詔文

昔表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
願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
襲爵未足疇其勞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
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
將以寵異焉

任城王彰封公爵詔

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
藩屏太宗禦侮厥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
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萬前戶

陳思王植薨後詔

景初中

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
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
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
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
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府外志累增邑并
前九百九十戶

改封彭城王據為濟陰王詔

黃初五年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
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
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

中山王上黃龍頌詔

黃初三年

昔唐荆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明慎德以終令問

中山王未朝犯京都禁有司劾奏詔

王素敬慎邂逅書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削縣二戶七百五十

封楚王彪後詔

景元元年

故楚王彪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

為常山真定王

封聊城王茂詔

太和元年

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巢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書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未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

合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

徐宣薨詔

宣體履至寶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
托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
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
如公禮謚曰真侯

不准衛臻遜位詔

昔干木偃息義厭彊秦田侯頤神不忘楚事謹
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
以盧毓為吏部尚書詔

官人秩才聖帝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
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
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

舉中書郎詔

時諸葛誕等馳名譽有曰窓八達之請帝疾之故發詔

其得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畫地
作餅不可啖也

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以常士常
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
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
但當有以驗其後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今考績之法廢而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
虛實相蒙

韓暨遜位詔

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
守道弥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
司徒

賜韓暨秘器朝服詔

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
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
命不永曾叅臨沒易箚以禮晏嬰尚儉遺

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恤民心欲崇約可謂
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
闕特賜温明秘器衣一称五時朝服玉具劍佩
用孟達薦拔擢王雄詔

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
瞻智技能文武之資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
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
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
本意也

以儒生傳高堂隆蘓林秦靜李詔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之文
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未
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苟鄉醜秦世之坑儒學
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臣儒並各年
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
以晁錯穀梁寡疇宣帝所以十郎其科郎吏解
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
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
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
紫如拾芥地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

寵榮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夫復遣滿寵為征東將軍詔

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
何與廉馬之相背也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
召滿寵還為太尉賜田穀詔
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
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
褒田豫受胡狄金具以狀聞詔

昔魏絳開懷以納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
甚佳焉乃即賜絹五百匹

以郭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詔
昔漢川之役幾書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
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
來摧破廖化禽虜旬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
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
封曲陽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
一子亭侯

追思清節之士詔

嘉平元年

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丘所美故
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服戰前朝

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
忘私不營產業身歿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
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諸葛誕加王景官爵詔

昔孫贖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
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
持節如故都督

鄧艾破姜維詔

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
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

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
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百戶封子忠為亭侯

鄧艾平蜀詔

艾耀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奪旗泉其鯨鯢使
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
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
強楚韓信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
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
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上戶

鍾會辭免侯爵詔

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
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
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

封鍾會并子爵土詔

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衆城圍羅送逸蜀
之豪師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
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
隅晏清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
子二人亭侯各千戶

赦鍾峻等詔

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享
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
之治不減閔氏之祀晉繇成宣之忠用存趙氏
之後以會邕之會罪而絕吾有愍然繇毓之類
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

晉泰始元年復鄧艾官爵詔

王凌

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
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
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
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之後令祭

祀不絕

又以艾孫朗為郎中詔

九年

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
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

令

曹公軍譙令

建安七年五月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
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
兵已未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
地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
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八年五月己酉令

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
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

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
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庚申令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
之選所謂可與失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
者食於能則上尊聞士食於功者則卒輕於死
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聞之
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與國者也故明君不
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卒尚德行有事
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秋七月令

喪亂已未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
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
置板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
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九年九月令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治豪彊兼并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

弱伐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
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
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絲
二筋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檢察之無
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斬袁譚平冀州令

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渡私讐
禁厚葬皆一之於法

庚子年十月令

阿黨以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
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弟五伯
魚三娶孤女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
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
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
為羞

十一年十月乙亥令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我用
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之求也吾充重任
每懼失中頗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
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

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十二年二月丁酉還鄴令

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

分俸功臣復死事之孤令

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常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

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荅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享之

十四年秋七月辛未令

自頃已未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寶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

十五年春下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常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十二月己亥令

竊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忤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願視同歲中年有五十七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一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

拔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
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
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
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
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
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兵復不過三千人此其
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
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弼門衣
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爭預為皇后志計已定
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荅言曹公尚
在未可也後孫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
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
盛孫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
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
為宗寶色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
州孫復定之遂卒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
極意望已過矣今孫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
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孫不知幾當人稱帝
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孫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
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

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
廣大猶能奉事周寶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
小也昔樂毅走趙：王欲與之國燕樂毅伏而
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於在
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
手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
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
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
教以忘先王也彘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

流涕也彘祖父以至彘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
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適於三世矣彘非徒
對諸君說此也嘗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彘
謂之言願我万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
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彘此言皆肝藹之要也
所以勤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
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彘便爾委捐所典
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寶不可也何者
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
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

三國文庫
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
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
彘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
書而嘆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
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
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
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
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
今土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
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彘之責也

辭免九錫令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
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躬定王業其功至大吾
何以比之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也之士未必能有
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
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又令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法達理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一年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

午始春祠令

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賜命帶劔不解履上殿令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盥不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

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湏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祀事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二十二年秋八月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耻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

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違

加王必為丞相長吏令

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鉄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七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二十三年四月令

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沙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七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湏侍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

六月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墓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

墓之地凡諸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

文帝庚戌令

漢延康元年

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災荒設禁重稅其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

三月丁亥令

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負万潜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為郎中

以待中鄭稱為武德侯叡傅令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薦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

秋七月庚辰令

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

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
將兼覽焉

孫權遣使奉獻蜀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
楊僕率種內附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襄儀
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携
幼首向王化者吾聞風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
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鄴鎬斯豈驅略
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
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

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父老百姓令

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本其譙霸王之邦真
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乃

東西十一月癸卯令

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
告郡國給櫬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

太祖遺令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
兵屯戍者皆不得離也部有司各率乃戢斂以

時服無藏金玉珠寶山略首長各率其類
六王將軍郝昭戒子凱遺令葬畢習創耶其
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為
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
服且人生有所處耳死復何在耶令去本墓遠
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嘉平六年九月甲戌太后令

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湎女
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譎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
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

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
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

丁丑令

因制會舉立八山皆

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
親高貴卿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接立東海王子髦以為
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異可成濟而情性暴
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
道之信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

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
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
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
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
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
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殺逆賂遺
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
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
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
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

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
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
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
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
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
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
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
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函逆無道其收經及
家屬皆詣廷尉南人用其大將軍又令
魏武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令降也

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強與秦爭衡荊州
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
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絲青州刺史琮心高志
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
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
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弃并州竇
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
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
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
軍事

典大賜夏侯惇伎樂名倡令

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

夏侯淵平宋建令

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
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魏武稱荀攸令二

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
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非人也
魏武下田疇辭官爵令

脩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
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
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直主及孤奉詔征定
河北遂服幽都将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
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
導道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
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
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
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遠王
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張範與邴原志行相符令

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
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

轉邴原為五官長史令

子弱不才惧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
利賢能不惡惡

魏武賜崔琰死令

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
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魏武誅孔融後下令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
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艷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
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彌衡受傳融論
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餽噐寄盛其中又言
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瞻活餘人融違天反道
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
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官屬咸令省東曹令

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
省東曹遂省西曹

以徐奕為中尉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
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以蔣濟為揚州別駕令

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民有告蔣濟謀叛主率者與于禁封仁令
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
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

以蔣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

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追錄棗祗後令魏武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
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
於孤使令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
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
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
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當計牛贖穀佃科以定
施行後祗白以為儻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
旱災除大不便反覆未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
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

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
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
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瓜田之術孤
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
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
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
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首至今孤之過
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增杜畿秩令

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

中二千石

以杜畿尚書事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鄉有其功間將授鄉以納言之賊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鄉卧鎮之

徐晃拒劉備於陽平令

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

徐晃破偃城令

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

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聞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呂虔討東萊賊李條等有功令

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鄉在郡以來擒奸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

曹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令三

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

又

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又

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令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中山王疾困勅官屬令

二

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

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托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從往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

又遺世子令

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者猶宜荅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
土與其守寵濯袖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
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
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
奉令于太妃閨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
以慰予靈

赦劉廋不坐第備事令

牀向不坐第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議復內刑令

武皇與陳羣鴻臚乃羣父紀

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

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
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以高柔為丞相理曹掾令

夫定治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
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
定律掾清議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以辛毗曹休叅曹洪軍令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
烈憂不輕矣

司馬師赦文鴛文虎死令

